

张贵兴早期小说的青春启蒙成长主题

蔡玉桂*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砂拉越校区）

摘要

从 1970 年开始创作投稿迄今，张贵兴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即在故乡婆罗洲时期的初试啼声（1970-1976），留台大学毕业后结合中国旧小说色彩的创作过渡期（1977-1995），再到后期回归婆罗洲的雨林书写（1996-2018）。许多文学评论家论张贵兴时往往集中于其后期的成名作品，即“雨林三部曲”，创作初期作品相对被忽视。然而，张贵兴当下的小说跟他在婆罗洲年少时期的试笔关系紧密，过程中留下了成长的痕迹与变异。因此，本论文将从成长小说的视角，以张贵兴赴台之前发表在婆罗洲当地报章即《美里日报》文艺版，西马刊物《学报》、《蕉风》以及他早期小说为研究对象，集中针对其小说的青春启蒙成长主题进行文本探析。

关键词：张贵兴，婆罗洲，成长小说，成长主题

* 蔡玉桂，马来西亚师范学院（砂拉越校区）讲师。

An Interpretation of Initiation Theme of *Zhang Guixing's* Novels

CHUA Geok Kwee

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Malaysia (Kampus Sarawak)

Abstract

Since 1970, *Zhang Guixing's* literary writ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at is, in the hometown of Borneo during the first try writing (1970-1976), after graduation from Taiwan Un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colour of Chinese old novel creation transition period (1977-1995), then back to the late return of Borneo's rainforest Writing (1996-2018). Many literary commentators often focus on *Zhang Guixing's* rainforest writing in their researches, which is relatively neglected the early stages of creation. However, *Zhang Guixing's* current no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youthful trial in Borneo, leaving a trail of growth and variation in th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itiation Story,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the novels of *Zhang Guixing's* early and transitional period. This research will be focus on his early writing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local Borneo newspaper "Miri Daily", the West Malaysia magazine, "*Xue Bao*", "*Jiao Feng*", as well as his nove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d on his literature in the Borneo period.

Keywords: *Zhang Guixing*, Borneo, initiation story, initiation theme

张贵兴早期小说的青春启蒙成长主题

前言

当马华文学的聚焦点放在婆罗洲时，我们肯定会提及一位作家——张贵兴¹。张贵兴是曾在台湾获奖无数的在台马华作家。他来自婆罗洲，19岁那年离开家乡到台湾念大学，25岁入籍台湾。高嘉谦（2015）曾在〈带着一种追寻生命意义的感觉就入林了〉的访谈中提到，张贵兴到台北念书之前，曾在砂拉越的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写稿，到台北后也依然给《蕉风》²投稿，可说是从年轻时代就对写作充满了理想。黄锦树也曾在〈词的流亡——张贵兴和他的写作道路〉（2012）肯定他在文字艺术上的高度美学。他表示张贵兴早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开始在创作上进行探索，部分作品发表在《蕉风》上，犹待有心人整理。他认为《伏虎》³虽是张贵兴的第一部著作，却已淘汰了不少少作。

在张贵兴写作的路上，有许多实验性创作都围绕“成长”这一母题写的。他借助文中少年主人翁的成长这一题材，写出了许多文章，先是收录在《伏虎》，后陆续创作了《柯珊的儿女》、《赛莲之歌》等作品。正如朱崇科（2015）所言：“张贵兴的早期小说创作中，从一开始的相对沉寂到他纵横江湖的雨林书写，中间有一段少人关注的清新实验。这一段作品主要有《伏虎》（1980）、《柯珊的儿女》（1988）、《赛莲之歌》（1992）、《薛理阳大夫》（1994）、《顽皮家族》（1996）和《沙龙祖母》⁴（2013）。”

本文将以成长小说理论为框架，通过对张贵兴早期作品⁵进行收集、整理和研读，从而分析其早期创作中的成长主题，尤其是他成长小说中少年主角的青春启蒙。

¹ 张贵兴（1956年—），出生于砂拉越州美里省的罗东镇。

² 张贵兴从1975年5月开始在《蕉风》第267期发表其短篇小说，篇名为〈舅舅〉，当时采用的笔名为羽裳。从1975年到1984年期间，他先后以不同的笔名投稿给《蕉风》。

³ 《伏虎》（1980），是张贵兴在台最早结集出版的小说集，大部分是他的少作，见证了那自高中到大学阶段开启的文学创作之路。

⁴ 《沙龙祖母》（2013）由麦田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所收录的作品发表介乎1981和1991年之间，故归此类。

⁵ 笔者把张贵兴早期作品的发表年份介乎1970至1992之间。

一、张贵兴的作品分期

根据马仑(1984)所编撰的《新马华文作家群象》,张贵兴早在14岁就在美里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复仇〉⁶。此后,他使用纪小如、羽裳、纪文如等笔名在吉隆坡的《学生周报》及《蕉风》月刊发表作品。19岁赴台后,他于1978年在台湾〈时报·人间〉副刊及〈中外文学〉开始以原名发表小说。正如张贵兴在《我们留台那些年》里写了一篇回忆录〈绝对孤独无情〉中提到:

“1974年年底高中毕业,摆荡一年八个月,1976年9月决定赴台升学。那一年八个月乃人生中最写意和茫然的日子吧。用风花雪月的笔名,写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东西,发表在《美里日报》、《蕉风》、《学生周报》。十九岁前的活跃地在北婆罗洲的美里和罗东镇。”(2014: 84)

在《伏虎》的自序中,张贵兴也坦言他进大学以前发表过不少的小说和散文,可以各自出一本书⁷,可见他在赴台以前便已是笔耕不辍的写作者,有固定的发表渠道。

从1970年开始创作迄今,笔者认为张贵兴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即在故乡婆罗洲时期的初试啼声(1970-1976)⁸;留台大学毕业后结合中国旧小说色彩的创作过渡期(1977-1994)⁹;再到后期回归婆罗洲的雨林书写(1996-2018)¹⁰,包括了他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野猪渡河》(2018)¹¹,深获各界关注。因此,目前张贵兴共交出七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

⁶ 笔者于2016年10月03日通过脸书与张贵兴联系,他透露早期写文章用过很多笔名,印象中,发表〈复仇〉时用的笔名是“靖鑫”,发表年代可能是1971。经笔者到美里《联合日报》(《美里日报》前身)报馆翻查旧报,许多1971年的副刊都不齐全,不见此文章。

⁷ 张贵兴(1980: 2[序言])。

⁸ 第一时期(1970-1976)为他在故乡婆罗洲时期的初试啼声,以写故乡的人、事和物为主,属于写实阶段,文体除了短篇小说,尚有散文、诗歌及文学评论,发表于美里日报、《学报周报》、《学报半月刊》以及《蕉风》。

⁹ 第二时期(1977-1995)为张贵兴赴台后所写的作品,开始以中国古典小说为取径,出版著作有《伏虎》(1980)、《柯珊的儿女》(1988)、《赛莲之歌》(1992)、《薛理阳大夫》(1994)。部分作品明显地受到司马中原乡野传奇式的小说影响,虽然偶尔有作品谈论到故乡婆罗洲的人、事和物(如1992年的《赛莲之歌》),但整体风格已经和初期不同。

¹⁰ 此时期为张贵兴小说创作的巅峰期,作品回归婆罗洲雨林书写。至此,《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雨林三部曲”,已然成形。

¹¹ 《野猪渡河》为张贵兴退休后交出的最新作品。自2015年开始酝酿,2016年11月动笔,2018年4月定稿,一气呵成。与上一部作品相隔16年之久。小说背景仍然是婆罗洲,以该地热带莽丛间遭野猪环伺的猪芭村为主要场景。故还是可以归类为第三时期作品。

二、成长小说特质

在分析张贵兴早期小说时，笔者是以广义的成长小说视野¹²来考量，并尝试归纳出三位学者即芮渝萍（2004）、郑树森（1996）和张国龙（2013）对成长小说特质的看法：

- （一）从内容上看，成长小说具有亲历性。它主要反映个人的成长体验和心理变化。成长旅途中的经历，或拒绝成长，成长夭折；或若有所悟；人物性格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主体。
- （二）主角多为青少年，以男性为主。年龄介于 13-20 之间，但不是绝对的标准。
- （三）成长小说的叙事必须包含人物的成长。其人物有一个基本的成长的叙事结构¹³，即“无知——渐悟/顿悟——成熟”。从结果上看，主人公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获得了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的重新认识。
- （四）成长小说也可以是属于成年人事后“回顾性”的叙事观点。

虽然此论文以成长小说视角作为理论基础，但须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把张贵兴视为一位有意识采用成长小说为创作理念和文学形态的作家，而是基于他的大部分作品内容有着记录属于家乡的画面，以及其童年、少年时的记忆。正如他在接受潘弘辉（2001: 39）的专访时表示：“对我来说最鲜明的记忆还是童年、少年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地方，但我知道很多作家花一辈子都是在写他童年、少年时的记忆。如今年纪增长，反倒觉得那份记忆是最真实、最宝贵的。在那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思考，而那也是我最了解、能比较深入的地方。”笔者认为成长小说可以是张贵兴小说的其中一种解读的角度，但不是对于张贵兴小说的一种文学范式的定义。

¹²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Initiation Story）是源于西方的文类。巴赫金认为，成长小说起始于一大批浪漫主义作家的集中写作，大多数学者也认同和接受成长小说起源于浪漫主义时代的判定（买琳燕，2007: 97）。

¹³ 根据芮渝萍、范谊（2009）从美国文学中一些典型的、受到普遍公认的成长小说，归纳出一些重要特征，其中从叙事结构上看，西方的成长小说的叙述结构基本上相当模式化：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不过需强调的是，这不是绝对的成长小说的叙述结构。成长小说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经验的过程，所以大体上其情节发展，会有某一程度的相似性。只是这个基本结构并没有限定发展的过程，例如主人翁不一定会出走，所以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发展模式或变异形态的作品。

笔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他的早期创作, 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他从初中开始到大学时期前后写出来的文章, 不管是生理或心理年龄方面, 都符合成长小说的年龄特征。内容是通过叙述青少年所遇的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场景中给他们带来的希望、梦想、苦难, 集中而客观地反映了小说中少年主角成长过程的心理与生理变化。

三、青春启蒙成长主题

张贵兴早期所写的小说, 发表于《学报》(1973-1975)、《蕉风》(1975-1984)、台湾《中外文学》以及最早结集成书的《伏虎》、《柯珊的儿女》, 还有其长篇小说《赛莲之歌》等, 都表露出了成长少年内心最初的情愫, 呈现出青春启蒙成长的主题。在《赛莲之歌》新版序言中, 张贵兴写道, “这小书是我少年时期‘假面的告白’。那么苍白的少年时代, 找不到太多值得书写的事件, 只有大量付诸于幻想, 假设自己已抵达那座永远无法抵达的欲望岛屿。”(2002: 5)

(一) 情窦初开

他的早期小说曾写出情窦初开的主题, 他不但能从少男的角度叙述初恋, 也能从少女的叙事观点来描写青春期因初恋产生的心理变化。通过一些难忘或刻骨铭心的经历或顿悟, 小说少年主角逐渐走向较成熟的感情世界。

张贵兴在高中时, 即 1973 年 7 月, 在《学报月刊》以纪小如的笔名发表了〈当我从你身边经过时〉, 字里行间表露了少男的情窦初开。文中一句“啊! 你如果把爱赋予给我, 就算用一把匕首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会急急的冲出去接受。”(纪小如 1973: 43) 写出渴望友情能升华为爱情的一种情怀。半年后, 他又以同样的笔名发表了〈一个失败的勇士〉。少男原本憧憬的美好爱情不复存在, 反而叙写他无法虏获自己心目中美丽少女的芳心, 一种想追求爱情, 渴望爱情, 却始终都得不到爱情的悲哀。(纪小如 1974a)

后来, 张贵兴在 1978 年, 即大学第二年下学期在《中外文学》发表〈空谷冥想曲〉或〈空谷佳人〉¹⁴。小说里从叙述者“我”, 写他 14 岁那年的一段生命

¹⁴ 张贵兴在《我们留台那些年》的〈绝对孤独无情〉中提到: 大二下学期在《中外文学》发表〈空谷冥想曲〉, 一稿两投, 最早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在 1980 年出版和 2003 年再版的《伏虎》小说集里, 这篇小说的题目为〈空谷佳人〉。

插曲。“我”成长于小镇，念初中二年级，和祖母住在一所双层楼木屋，生活显得孤寂。他总想找些新鲜的事儿来玩玩，刺激一下无聊的生活。于是他就在小镇溜达。某天他和玩伴在一片空地旁的小木屋外发现了一个神秘女子，逐渐对这个女子产生好奇心，就开始向同学打听她的事情，才知晓这位他并不认识的年轻女子——胡幽沁，为了母亲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其实，这篇小说除了描写少女幽沁悲惨的短暂人生，能让读者窥探到一位少男初次对感情的投入。当他第一次无意间遇见幽沁时，就觉得她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她：

“她背对着我洒下一头乌发，那些发丝从她脑后浪溅到背腰上，像一绺绺水柱从瀑布中泻下，泻成另一座尼加拉大瀑布。她的几千根烦恼丝在风中孔雀尾一样左右飘动散开时，使我意识到从南中国海赶来的海风原来是专门为了吹她而来的。”（2003: 44）

胡幽沁的母亲患上瘫痪症，为了救母亲，她先是两天三天往陈留留医务所求情，但总是失败地哭着走出来，后来在迎风楼的妓女怂恿之下，竟然逼不得已到“迎风楼”出卖自己的肉体，糟蹋自己的灵魂，最终死在嫖客的折磨下，提早离开了这污浊的人间。叙述者“我”只能接受这份成长中永远的欠憾，他的初恋其实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了。

〈舅舅〉出现在1975年5月第267期的《蕉风》，是张贵兴最早在《蕉风》发表的短篇小说，采用的笔名为羽翼，是以一位18岁少女的叙述角度来写，小说中表露了少女陈瑞珍情窦初开时羞涩的情怀。小说是以瑞珍和表姐之间的对话展开的，瑞珍聊起“他是个呆头鹅！”时，表姐就问起谁是“他”。原来瑞珍是在张家的酒席上认识他的。酒席是张家人专为他“洗尘”而设的，庆祝他大学毕业从镇里回乡。他是她心腹之交——小淑子的舅舅。那“舅舅”曾看到她穿着鹅黄色的裙子，直赞她好看。她心里一喜，也对他生了情愫。可是后来的故事情节使她不确定对方是否也对她“有意思”，于是不断到男主角的家里进行各种试探，心情从不安、沮丧、失望到欢愉，一直到真相大白，她才知道原来对方一直是喜欢她的。成长中的瑞珍，因为有一颗善良纯真的心，慢慢打动对方，有幸得到对方的爱，初恋成功。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并非从传统的“诱惑、离家出走”开始，它的历程可说是：纯真的少女→情感考验→迷茫（产生情愫又想放弃）→顿悟→认识真相，改变自我观念。

(二) 爱慕之情

张贵兴的短篇小说也曾围绕着纯净的男女爱慕之情的主题展开。〈阳光抖满草地上〉是他于 1975 年 3 月在《学报月刊》发表的短篇小说, 当时的笔名是纪小如。这篇小说是他初次尝试采用非全知视角来叙写。这种后置法后来在《柯珊的儿女》小说中重用。小说抒写男主角 RYAN 刚转到新校, 在图书馆第一次遇见那位“芬馨的花”——女孩 C.R, 慌了他这个“粉蝶”。面对他的“女神”, 他几乎窒息了, 图书馆仿佛变成了教堂。但是, 小说里的少年却为了女孩对他的“不注意”而伤心。为了追求这段爱情, 他细心地开始寻找她在每一个地方所留下的足迹。最后终于想了个办法——他想故意在搭巴士时假装忘记带钱买车票, 然后和售票员起争执, 好让那嘈杂声使她开始意识到他的存在。后来小说的发展却是恰恰相反, 没带钱包的竟然是她。于是, 他就帮她买了巴士票, 这自然地就成了他们的“初次接触”。小说这么描述少年的心情: “忽然之间我第一次真正的透视了幸福的真理, 因为那一刻的快乐多得几乎要使我售卖给别人了。”(纪小如 1975: 35) 小说的结局出乎读者意料之外, 他通过女孩写给他的一封信, 才明白原来她为了接近他, 其实也是早就计划好一切, 目的是要制造机会让他看她一眼, 注意她, 甚至开始喜欢她……一开始是她故意坐在图书馆等他的, 之后又故意在他家附近的巴士站等车, 故意忘了带钱, 故意把一封写好姓名和住址的信件放在书上, 好让他看了会到满地阳光的草原上找她, 然后一起谈一场恋爱。

同年发表的短篇〈形象〉, 描述一个他下意识中的“女神”形象, 他在文中强烈表达想遇见拥有这般形象的“她”, 以战争的藉口把她带到深山中, 然后安心心地和她谈一场恋爱, 属于幻想篇。(羽裳 1975b) 1975 年 6 月, 张贵兴又继续在第 891 期的《学报月刊》, 以羽裳发表短篇小说〈女神与超人〉。小说男主角是一位报馆记者, 他每天步行去工作, 须经过一条小巷, 但总是感觉有人在一旁跟踪着他。之后, 有位女读者到报馆要求见他, 但他都以工作繁忙为理由, 拒绝了她三次。但那神秘女读者还是来到了报馆, 留下一张纸条给他。原来她是为了他的唯一著作《超人》而前来见他的, 想知道他创作的动机、用意和过程。那时, 他也正研讨一本书——《女神》, 表示十分欣赏作者尼生所写的故事, 也喜欢作者思想和才气。女读者静静地没有回应就离开了。七天后, 他果然又在报馆见到她了, 他请了假, 他们到林巅中的瀑布、小溪边无忧地戏玩倾谈。三天后的傍晚, 他从报馆回家, 路经小巷时, 还是不禁感到忐忑不安, 心神恍然。突然, 在墙角处他清楚偷窥一缕白洁衣角瞬间消失。他赶紧追去, 走进巅林, 那时天色渐晚。等到几乎消耗所有体力后, 他却看见一道微光, 它引导他寻得一间开

着小门的木屋，看到一个背对他伏在桌上酣睡的长发女子。原来他一向来欣赏的尼生就是她。（羽裳 1975a）

（三）情欲启蒙

情欲启蒙的主题较后开始出现在张贵兴的小说里，在其长篇小说《赛莲之歌》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把初次对性启蒙的感受具体而逼真地描写出来。《赛莲之歌》是他赴台后作为一位离散者，站在一个跨国回顾的距离，回到一个少年情欲启蒙的视点，写三段成长时期的情感故事。此小说的叙述主角是阿兴或雷恩，叙述时间是从他出生（不断溺水的经历）到年少的成长过程，主要集中回顾描述他初三开学后和高中毕业后的事迹，小说所叙述的地点是婆罗洲的罗东小镇。

在小说中，让他心动的第一位女子是安娜·黄。她的行动、肉体、野性和讯息无所不在，而雷恩就活在她的无所不在中。他第一次遇见她是在上学途中，她正在沙滩上踏着种马散蹄优雅有力的步伐。他开始注视这位漫步沙滩上穿着女学生制服的背景。在雷恩眼里，“她比一般女生壮硕高大，古铜色的皮肤、剽悍的肌肉显示着阳刚和希腊式健康。”（1992: 38），“她有太多傲气和亚马逊女族的因子”（1992: 39），后来他才发现她竟然是插班生，就坐在一个月来靠窗腾空的座椅上。雷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安娜时，就被她“神秘”地吸引住了：

“她突然挺直腰杆，用手掌上的十根肉耙子向后梳拢头发，昂起下巴眯视我，仿佛一朵花蕾在我面前迸裂开来，那五官严整的花序，向后服帖着的发辫，挺直的颈轴，第一次没有半点遮蔽地向我展示，逃学、被开除、犯罪、放逐、记过、械斗等陪衬和点缀安娜的美——阴的、负面的、败坏的、难以言喻的美。情妇比妻子妩媚，童话故事中的丫鬟比小姐好看，拥有神秘的异国风情的二等国是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不受欢迎和有毒的生物是最鲜艳的，智慧比人类高出数倍的外星人不如潜意识中把自己贬为二等生物的人类漂亮。坏学生安娜比好学生更像学生……”（1992: 54-55）

小说里也大胆写出了雷恩数次因想象安娜的肉体而出现的生理自然变化，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情欲世界。例如有一回，雷恩为她准备数学作业时所出现的生理变化：“我的阴毛长出最初的须芽，我的勃起组织使我感受到体积的延伸和重量的负荷，我的阴囊和结满果实的苹果树一样累累。……此时校裤对瘦小的我来说是夹逼的。”（1992: 65）

还有一次午后的自修课, 安娜原本和同学玩着各式扑克牌游戏, 后来她竟然赌气丢下牌, 从书包里拿出一把梳子用力梳理头发, 而就是这把梳理头发的动作再次惊动了它——他心里的欲望之兽。后来, 当空荡荡的课室只剩下雷恩一人时, 他走向安娜座椅, 从抽屉里取出她的梳子, 把梳子抓在手里, 她细长的头发从手掌和指缝中垂落……雷恩这时蹲在甬道上, 用另一只手开始了他的原始“手语”。他进入了少年时期冗长和黑暗的自我放逐。安娜后来被校方开除, 原因是她的少年朋友在园游会为了帮她报仇, 动刀刺伤数学老师的大腿。这名老师是安娜的田径教练, 曾玩弄过她后想办法和她断绝关系。后来被刺的老师入院, 少年被警方逮捕, 而安娜从此失踪。最后雷恩不得不放弃这段“扑朔迷离”的感情, 他终于顿悟到安娜的背景和出生完全不适合年少的他, 他当初只是迷恋于她的与众不同, 抵挡不住她肉体的诱惑。

后来高中毕业后, 他因为和朋友路易士、爱德华一起组织三人合唱团而认识了凯。她是路易士的姐姐, 是他们的忠实听众。雷恩是这么形容这个爱笑的女孩:

“她那南国姑娘的早熟身材……所有成熟女人必备的条件都明显而丰富地显示在她年轻的身上……我总是无意看到她那冰凉的、浸泡过的身体某部位, 尤其是当她弯下腰来打量我们的乐谱时, 我更可以感觉扑泻下来的水气, 此时她的身体就像泡过水的东西显得特别柔软。……凯的香皂味使我想起凯身上最动物性的地方: 一种成熟女人的身体……我的身子起了相对的动物性反应。” (1992: 149-151)

从这段描述, 我们也能察觉到《赛莲之歌》出现的第二个女主角——凯, 吸引雷恩之处, 除了亲切的笑容, 就是她那诱人的“水质”成熟身材, 充满湿气, 有时也让他再次联想起安娜。这两个女子皆让他的青春期不断陷入情欲之中, 久久不散, 一直痴迷。

其实, 《赛莲之歌》除了描述少年主角对女孩身体的迷恋, 也大胆描写了鸟兽花木燃烧着炽热的欲望之火, 尤其是他以拟人化的大晰蝎的心理、行为对原始欲望作出暗示和象征。¹⁵ 正如林运鸿 (2004) 指出《赛莲之歌》叙述的是年少岁

¹⁵ 除了大晰蝎, 出现在《赛莲之歌》的动物尚有食蟹猴、迷途鸟、白腹秧鸡、攀木鱼、鱼狗、鱼燕、食猴鹰、蜂鸟、穿山甲、两点马甲、蛛螺、蟒蛇等; 而植物则有槟榔、棕搁、极树、芭蕉、橄榄、榴槤、山竹、椰子树、热带柳、波罗蜜、红毛丹、龙葵等。

月里对于欲念或爱情的灵肉犹豫。小说中让叙事者雷恩深深引咎于心的，一样是被比附为禽兽的情欲——那只在爱欲上倍感饥饿的大蜥蜴。

（四）心灵恋爱

与情欲启蒙完全不同的心灵恋爱主题，也出现在张贵兴的小说里。心灵恋爱，是一种柏拉图式恋爱，一种只有精神上的恋爱，求心灵沟通，没有肉体欲望。

《冲突》（纪小如 1974b）是他第一次尝试抒写这类主题的小说。此小说叙述了两个爱好音乐者的心灵交会，他们都是寂寞、孤寂的人，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听着重复的内心的声音。想不到的是，两人却在某段时间，以彼此最擅长且钟爱的乐曲交流，空虚的年轻心灵顿时得到了从所未有的寄托，如此神奇、美妙、安稳。但是随着她的骤逝，他的音乐没有了和音，心灵失去了寄托，整个人生又顿时跌入谷底。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他喜爱的女孩。

张贵兴在《赛莲之歌》中也写了一段柏拉图式的心灵恋爱，也是一段关乎音乐与心灵的相知相遇。小说里描述一名身患绝症的小提琴手，她几乎完全是一个精神化的形象。主角雷恩几乎没有看到过她的身影，只是在和小合唱团练唱的间歇，“偶然”性地聆听到她拉的小提琴声。意外的是，对于一个不熟悉的她，却对雷恩的内心自觉，甚至人生感情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提琴手在他的生命里似乎扮演了“内在向导”的角色，引导他继续更高的精神追求。他顿悟到自己对庸俗生活的拒绝，他应该走出感情的情欲，追求更高的心灵境界。

四、总结

正如金进在《从出走台湾到回归雨林的婆罗洲之子》里所述：“从留台生文学的青涩模仿，到不同经验的书写实践，再到自成一脉的雨林书写，他用自己的笔墨展现出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不同的艺术实践过程，后期的南洋雨林魔幻世界的书写，集合象征、寓言和历史再现于一体，展现出一位旅台马华作家对原乡书写的不懈追求。”张贵兴后期回归婆罗洲的雨林书写，出版作品有《顽皮家族》（1996）、《群象》（1998）、《猴杯》（2000）、《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1），成绩斐然。睽违 17 年，张贵兴退休后交出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野猪渡河》，让他重新在世界中文小说界再次绽放光芒，文字审美与意象经营达到另一更高的境界。

然而, 他早期的成长主题对于他的创作脉络依然有着无法忽略的讨论必要。综上所述, 从成长小说的视角, 笔者发现张贵兴年少时期的实验性作品先是写少男少女单纯的情窦初开情怀, 发展到男女互相爱慕之情、心灵恋爱, 以及后来逐渐大胆正视少年男女之间的爱欲之情。这除了让我们探测到张贵兴小说在此主题上的开展方式, 也是张贵兴后期作品中情欲雨林书写的一个开端。

参考书目

- 黄锦树 (2012)。《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 麦田。
- 黄锦树、张锦忠、李宗舜 (主编) (2014)。《我们留台那些年》。吉隆坡: 有人出版社。
- 高嘉谦 (2013)。〈台湾经验与早期风格——《沙龙祖母》代序〉。见张贵兴, 《沙龙祖母》。台北: 联经。3-7。
- 高嘉谦、张贵兴 (2015)。〈带着一种追寻生命意义的感觉就入林了〉。见《印刻文学生活志》, 10 (6) (总 138), 48-73。
- 纪小如 (1973)。〈当我从你身边经过时〉。见《学报半月刊》, 870, 42-43。
- 纪小如 (1974a)。〈一个失败的勇士〉。见《学报月刊》, 877, 38-41。
- 纪小如 (1974b)。〈冲突〉, 见《学报月刊》, 885, 42-50。
- 纪小如 (1975)。〈阳光抖满草地上〉。见《学报月刊》, 889, 34-37。
- 简文志 (2004)。〈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兼以想象旅台马华文学的未来〉。见《新世纪华人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亚罗士打: 吉坡潮州会馆。
- 金进 (2009)。〈从出走台湾到回归雨林的婆罗洲之子——马华旅台作家张贵兴小说精神流变的分析〉。见《华文文学》, 95, 91-97。
- 廖咸浩 (1996)。〈有情与无情之间——中西成长小说的流变〉。见《幼师文艺》, 511, 81-88。
- 林运鸿 (2004)。〈邦国殄瘁以后, 雨林里还有什么? ——试论张贵兴的禽兽大观园〉。见《中外文学》, 32 (8), 5-33。
- 马仑 (1984)。《新马华文作家群象》。新加坡: 风云出版社。
- 买琳燕 (2007)。〈走近“成长小说”——“成长小说”概念初论〉。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30 (4), 96-99。
- 潘弘辉 (2001)。《雨林之歌——专访张贵兴》。《自由时报·自由副报》, 2月21日。
- 芮渝萍 (2004)。《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芮渝萍、刘春慧（2005）。〈成长小说：一种解读美国文学的新视点〉。见《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8（1），1-5。
- 芮渝萍、范谊（2009）。〈成长在两个世界之间——当代美国成长小说研究概论〉。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17，188-192。
- 田农（1995）。《砂华文学史初稿》。诗巫：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
- 王立峰（2014）。〈从“马华”到台湾——论张贵兴的文学创作之路〉。见《华文文学》，125，40-45。
- 谢名平（2006）。《谢名平文集》。美里：美里笔汇。
- 羽裳（1975a）。〈女神与超人〉。见《学报月刊》，891，36-40。
- _____（1975b）。〈形象〉。见《学报月刊》，891，封底（文艺专题）。
- _____（1995）。〈舅舅〉。见《蕉风》，267，34-39。
- 张贵兴（1980）。《伏虎》。台北：时报文化公司。
- _____（1990）。《柯珊的儿女》。台北：远流。
- _____（1992）。《赛莲之歌》。台北：远流。
- _____（1994）。《薛理杨大夫》。台北：麦田。
- _____（1996）。《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
- _____（2001）。《我思念中的长眠的南国公主》。台北：麦田。
- _____（2003）。《伏虎》（再版）。台北：麦田。
- _____（2006）。《群象》（再版）。台北：麦田。
- _____（2010）。《猴杯》（再版）。台北：联合文学。
- _____（2013）。《沙龙祖母》。台北：联经。
- _____（2018）。《野猪渡河》。台北：联经。
- 张国龙（2013）。〈论成长小说的类型〉。见《济宁学院学报》，34（2），5-8。
- 郑树森（1996）。〈寻找书写的潜力和脉络——“世界华文成长小说”征文决赛会议录〉（由李文冰记录）。《幼狮文艺》，83（6）（总510），8。
- 朱崇科（2015）。〈台砂并置：原乡/异乡的技艺与迷思——以李永平、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见《中山大学学报》，55（4）。